

2007 年首届绍龙观道文化研讨会

读《老子》第五十九章的体会

重庆 霍斐然

住址：重慶市南岸長生鎮天文小成樓

郵編：401336

電話：023—62451697

手機：13062331943

2007年首届绍龙观道文化研讨会

读《老子》第五十九章的体会

重庆 霍斐然

《老子》一书，世称《道德经》。老子其人，被尊为道教之祖。叹史官之失职，尽失其正史记载：司马迁可谓博识，尤不知其所终。幸有道德经五千言流传，绝非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者所知。历来注家，数以百计，各逞慧见，亦难尽其底蕴，可丰富了道学文化。

《道德经》八十一章，奥义无穷，很难读懂。《抱朴子·释滞篇》曰：“五千文虽出老子，然皆泛论较略耳，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，有可承接者也，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，直为徒劳耳！”《老子》第七十章自述说“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夫唯无知，是以不我知，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，是以圣人被褐怀玉。”由是可知，老子八十一章，不是一般的文史哲文字，是另有一翻奥秘的，是“玄之又玄”的学问。要真正弄懂它，确也有其难度。所用政治术语，借作譬喻而已！旨在“长生久视之道”！诚不愧为道教之祖也。

特将读第五十九章的体会写出，用以就教于高明。

《老子》第五十九章

（原文）治人事天莫若啬。夫为啬，是谓早服。早服谓之重积德，重积德则无不克。无不克则莫知其极。莫知其极，可以有

国，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。是谓深根固蒂，长生久视之道。

此章以“治人事天莫若啬”一句开头，以“长生久视之道”一句结尾。并非是只言“长生久视”之理想，而是阐述了如何能实现“长生久视”之一连串学理及方法。“深根固蒂”即是“长生久视之道”的修炼口诀。

解者多将“治人事天”误作齐家治国的政治概念作注，而与全章“长生久视”结尾之生命主题不符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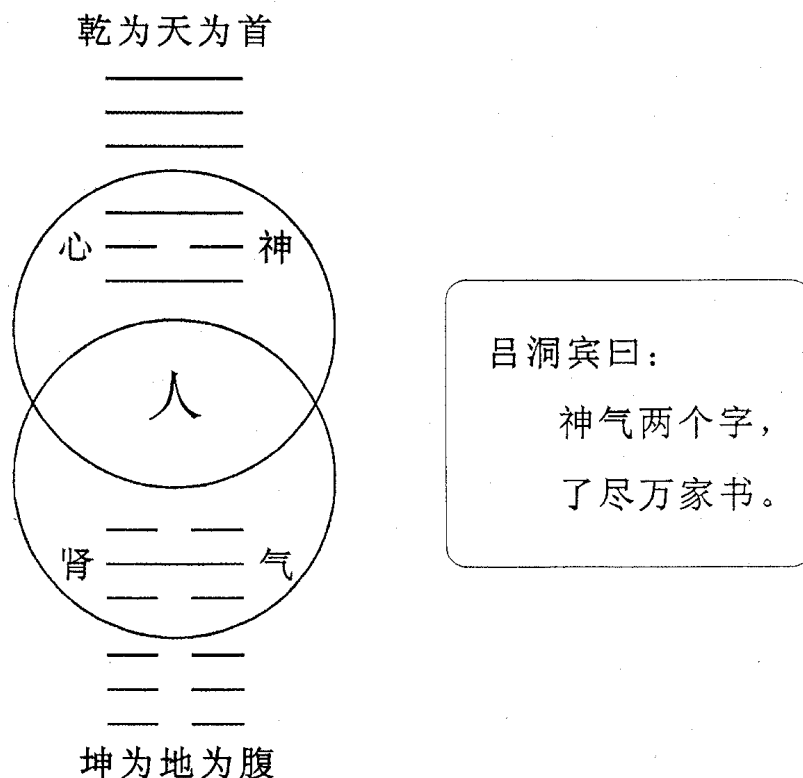
《孟子·尽心章》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寿不二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这是养生之所以为“事天”解的一个有力旁证。不无抽象空谈也。

“治人事天”，即是“取坎填离”，流戊就己。坎纳戊离纳己。坎离属人。上爻为天，下爻为地，中爻为人，坎离二卦主爻在中，故属三才之中的“人”位。取坎填离，则离变为乾，坎变为坤，乾坤为天地，故“治人事天”而合天长地久，以证“长生久视”也。

坎为小人，学易者固知之，离为人可以推知也，易曰风火家人，天火同人，离之为人，非明证乎！取坎填离，流戊就己，为“治人”也。是“前行短”，后天返先天，重在坎离，故为“治人”功夫。乾为天，为首，逆行督脉，还精补脑，上至于头，是“后行长”，故为“事天”功夫。《庄子·养生主》曰：“缘督以为径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”即此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曰：“海运则将徙于南冥，南冥者，天池也”，也是

“事天”养生寓言。皆出自《老子》“治人事天”的“长生久视”之说也。

治人事天示意图



“夫为啬，是谓早服，早服谓之重积德”者，河上公曰：“早，先也”。《说文》“服，用也”。早服即是“先用”。指筑基补漏（音）是最“先用”的功夫，筑基固才能积蓄精气，才能“重积德”。德者得也。其为能量乎？

“重积德则无不克，无不克则莫知其极，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国。”者，由于筑基固，精气积蓄无限，能量强，能胜任一切，可以把握自己。前贤注解丹经，常以身为国，精气为民，皆源于《老子》之喻也。能把握自身，方为有国，岂易言哉！

“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”者，坤为地，为国，为母，为土。土生万物，母者生命之源泉！“有国之母”，即是所谓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之事，故曰“可以长久”。

“是谓深根固蒂，长生久视之道”者，此“固蒂”的“蒂”多作“柢”字，唯河上公本，敦煌庚本，黄元吉本，均作“蒂”字，今从之。蒂如瓜蒂，犹人脐也。柢为树根，犹人涌泉也。均可。从蒂为优。“深根固蒂”四字，高度总结了“长生久视之道”之秘，非等闲也，宜反复深入之，是道家筑基炼己，治人事天莫若啬的落实。其具体方法，非我所知，想必道家必有传承者，令人不胜仰慕之至也。

结 束

我写读《老子》第五十九章的体会，作为应邀“重庆缙云山绍龙观道文化研讨会”的参会论文，自知肤浅，滥竽充数而已，总算有了一份就教之资。同时想到“绍龙观”这“绍龙”二字，意义颇深。《说文》曰“绍，继也”。为接续，为继承。“龙”，是孔子称赞老子为“龙”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曰：“……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，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，至于龙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天，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因知“绍龙”为继承老子之道，宏扬“道学”为己任。张道陵七岁即读《老子》，因之得道而创“正一道教”，皆得益于《老子道德经》。现在虽已传遍世界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尤难尽其底蕴。正当宏扬之时也。

拙见如此，切盼读者指正之！

霍斐然

写于重庆南岸小成楼

斐然书室

二〇〇七年八月四日